

责任编辑：于洪俊

封面设计：蒋万景

日本当代文学丛书之五

仙 惑

刘和民主编

*

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（南京）皖新印务有限公司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20.625 插页：2 字数：524,000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000

统一书号：16378·56 定价：3.10元

目 录

日本战后的戏剧文学和电影文学(代序).....李成起

仙 惑饭泽匡著(1)
于永海译

日本的青春.....冯蕴泽 广泽荣著(23)
李长波译

主妇侦探.....简康隆著(115)
陈岩译

行星人.....辛镜心 田波靖男著(157)
李成起译

织布的声音.....木下顺二著(233)
刘和民译

望穿秋水.....辛镜心 石森石郎著(247)
李成起译

月夜悲歌.....刘利国 三好十郎著(312)
王海龙译

阴 谋.....野上龙雄 松田宽夫 深作欣二著(418)
辛镜心 李成起译

独幕话剧

仙 惑

饭泽匡著

于永海译

【译者按】饭泽匡(1909年～)，本名伊泽纪，和歌山县生人，毕业于文化学院美术系。在同人杂志上发表试作后，受到了金杉淳郎的赏识，经介绍参加了他所主办的电影喜剧文艺部。1932年就职于《朝日新闻》报社。战后，历任《妇人朝日》、《朝日俱乐部》总编，1954年辞职。

他的作品语言幽默，独具匠心，对社会带有辛辣的讽刺，从而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。在日本作家中，他作为一名喜剧作家，鹤立鸡群。1950年以后，先后发表了《仙游》、《二号》、《塔》、《无害的毒药》等作品。1964年出版了《饭泽匡狂言集》。同时，他还创作了多篇的报刊连载小说、广播剧、电视剧等，是一位多产的戏剧家兼作家。

人 物：

何仙人

珉仙人

静仙人

陶 ：仙人侍童，十三岁上下。

细谷：从前的陆军航空中尉，二十二岁。

土井：理学博士，三十八岁。

本田：工人代表，三十五岁。

费拉敏戈：红鹤，雌性。

舞台：一派仙境风光。在上方经常可以看到佛手样高耸的山岳，连绵不绝。中央有一处岩石，稍微平坦的地方是仙人的住处。炉火那里放着煎仙药的锅，正冒着热气。左侧，一块稍高的岩石上放着围棋盘。除此之外，点缀着岩石和高山植物的低棵草木。启幕前，传出嘿！荷！的吆喝声，幕随着最后的吆喝声被拉开。珉仙人端坐在中央一块凳子样的岩石上。可是，珉仙人没有脑袋。何仙人手持利剑，在左侧拉开一个架势，是他刚刚把珉仙人的脑袋砍下来的。那颗脑袋，双目紧闭，放在稍离开些的岩石上面。在右侧，静仙人倒背着手逍遥自在地看着这一切。

静仙人：（兴头不大地）哈哈，果然不错，嗯！

何仙人：（兴奋而昂然地）你瞧怎么样，一刀就砍掉了吧？

静仙人：倒也是啊。

何仙人：来吧，求你马上把我的头给砍下来吧！

静仙人：砍倒是可以的。可我不象你是武人出身呐，我对自己手下的功夫没有半点儿把握！

何仙人：那倒不必担心，这不是凭功夫就能砍掉的，是靠这把剑！这是经过多少年才锻造出来的剑！

静仙人：这个嘛，我全都知道。八百五十年来何仙人风雨不误、叮当叮当，这是丹诚所至的结果啊。我这样一说你会觉得心安理得了吧，哈哈！

何仙人：你怎么说，我都不会介意的……。先来砍一下试试！那时你就会知道它有多么锋利了。

静仙人：是这样吗？！那就试试看吧。（笨拙地举起剑来）是这样吗？

何仙人：两脚再叉开一些才能用上劲儿。嗯，就是那样。

〔何仙人想在岩石上坐下来，没有脑袋的珉仙人移过腿来给他充当座席。〕

静仙人：也要象你那样丹田用力大喊一声吗？

何仙人：是喽。当然，不一定非喊不可。不过喊一声能使上劲儿。当初，对那些向我军投降的敌将和违犯军法的部下枭首的时候，总是要大吼一声的。首先，可以鼓舞士气嘛。

静仙人：对你来说，那是没问题的。可是我怎么也不会喊出来的，还是什么也不喊吧。那么，我可就要砍了，准备好了吗？

何仙人：唔，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。（闭上眼睛）

静仙人：（几次举刀，都没有信心，正在他踌躇的工夫，眼帘双垂的何仙人竟靠在没有脑袋的珉仙人身上，打起瞌睡来。静仙人看到这种情景，把剑挟在腋下，走到炉旁，揭开锅盖。随后，用剑搅拌起仙药，察看它的火候。）

何仙人：（被没有脑袋的珉仙人躲闪了一下，惊醒过来）还没下手啊？

静仙人：（急忙回到原来位置上）我是在看一下仙药的火候。那我就动手了！嘿！（有声无力地喊了一声砍了下去。可是，何仙人的头依然安然无恙。）

何仙人：你砍过了吗？

静仙人：当然砍过了。看来是没法砍掉的呀。

何仙人：说不定已经砍掉了呢。砍得太急，头是不掉的。（用手去摸自己的脖颈）哎呀，这可不行，根本没砍掉啊。

静仙人：一定是我的功夫不硬吧！

何仙人：一般的人总是能砍掉的呀。那么，我就自己动手吧。

静仙人：是啊是啊，那是最好不过啦……。可是，在这之前，先把我的头给砍下来吧！不然，你自刎了我可怎么办呢？

何仙人：你也自刎呗！

静仙人：自刎？我可干不出来那种自己砍自己脑袋的难受的事情，我怎能跟你比呢？！原本不是武人出身，那套规矩和作法根本一窍不通嘛。

何仙人：你真是个省心的家伙。那好吧，我就先动手把你的脑袋砍下来。过来，好好坐在这儿吧。

静仙人：（坐在岩石上。没有脑袋的珉仙人又给静仙人移过来双腿）是这样吗？（头向前伸）

何仙人：用不着摆出那种要往涧壑里窥视的架子，好了吗？嘿！
〔与此同时，灯光熄灭一片黑暗。响起一阵哈哈哈哈哈的笑声。在笑声中灯光亮了起来。没有脑袋的珉仙人和静仙人端坐在岩石上，这证明何仙人丝毫不爽地砍下了静仙人的脑袋。由于何仙人挥剑用力过猛，身子在不住旋转，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。珉、静二位仙人的脑袋在两侧的小岩石上向他不住地狂笑着。〕

何仙人：你们二位笑什么呀？

珉仙人：哈哈，你这屁股蹲儿摔得太漂亮啦！

静仙人：我是因为脑袋搬了家，身子却活着。这简直太可笑啦！哈哈。

何仙人：（站起身来）任凭你们嘲笑去吧！（拾起剑，懊丧地瞅着）
嗯，砍下脑袋人还不死，这说明锻冶功夫还不到家呀。
这次又失败啦！

〔没有脑袋的珉仙人和静仙人徐徐地站起身来，向放着各自脑袋的岩石后面走去。顷刻间，脑袋又安到躯体上了。〕

珉仙人：何仙人，你这八百五十年的苦心终归成了泡影啦！

静仙人：是可以那样说的。同时也说明，我们炼就的长生不老药，那决不是一般的妙丹灵药啊！

何仙人：正因为你们光顾去说那些风凉话，所以才总也死不掉

呀！

珉仙人：别动肝火嘛！何仙人，你那把剑可真够锋利的啦！

静仙人：是啊是啊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俩的脑袋都搬了家，跑到那块岩石上去了哇，这也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嘛！

何仙人：随便怎么说去吧。你们俩儿成心捉弄我，开我的玩笑。你们故意装出被我砍掉的样子，这点我知道！不过，仅差一步啦，再有一百年，我一定把这口剑锻冶得更加锋利，那时节，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叫你们如愿以偿的。

珉仙人：那真是太好啦，到时候请你多帮忙喽。

静仙人：何必一百年呢，就是明天也行呀，越快越好！哈哈哈。

何仙人：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，到那时候，可别大惊小怪的呀！等着瞧吧！我这就重新锻造去。（气哼哼地离去）

珉仙人：在锻造出真正能砍掉我们头颅的剑之前，还是不要来跟我们见面的好哇！

静仙人：那个老实人似乎终于察觉到我们使用了分身法啦。

珉仙人，哼，这样一来，何仙人暂时就不会再来纠缠我们了吧……。

传来了叮当叮当的锻刀声音。

静仙人：哈哈！何仙人转身就又干起铁匠炉的勾当啦。哈哈哈。

珉仙人：先不管他，咱们的药煎得怎样啦？

静仙人：唔，快成功了吧，刚才我还看过一下……。

珉仙人：那就尝一下吧。

静仙人：好吧。

〔二仙人向炉旁走去。静仙人把锅里的药分盛在两只碗里，递给珉仙人一碗。〕

珉仙人：啊，谢谢。不知这次又该怎样了。

二仙人各自小口地喝着。

静仙人：好象劲头儿不小哩！

珉仙人：唔，倒也不觉得怎么样啊。

〔这时，隐隐约约传来飞机轰轰隆隆的声音。

静仙人：噢，我想起一件事，珉仙人。

珉仙人：什么事？静仙人。

静仙人：你听见那声音了吗？

珉仙人：是每天飞往印度的定期班机吧？

静仙人：不错。

珉仙人：那又怎么样呢？

静仙人：老叟为了这个——（一边指着锅）我想，还需要更多的人手……，你觉得怎样？

珉仙人：是啊，光靠那个童子是叫人放心不下啊。

静仙人：多多益善嘛，再说，今天飞机的乘客里有几个稍微有用的人呐！

珉仙人：不过，西洋人我可不喜欢呐，在这仙境里，那种人无论如何也是不协调的。

静仙人：没问题，请放心！是日本人。

珉仙人：又是日本人呐，上次那个童子不就是日本人吗……，你也太喜欢……。

静仙人：不是的。使用本乡故土的人，不知不觉就产生了感情，也就不好意思随心所欲地驱使了。异乡人是最合适不过的啦。

珉仙人：也是个道理。那么，今天坐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

静仙人：（环视一下，向珉仙人喊喊喳喳耳语着）

珉仙人：这，这是真的吗？那可是太难得啦。这真是近来最令人鼓舞的消息啦！事不宜迟……

静仙人：不过，尽管那样，那位博士工作上还是需要助手的吧？！

珉仙人：是啊，还是有个帮手的好。

静仙人：恰好另外还有一个很合适的日本人同机而来，就让他当

个助手吧。

珉仙人：好哇。一切就由你操心吧！

静仙人：放心吧。哎呀呀，飞机已经飞向什么地方去了呀，待我听听。（把手罩在耳朵上）哈哈，在那儿了。这就让它飞回来。

〔静仙人轻飘飘地跳上了左侧的岩石上，用手向空中招唤着。于是，飞机的轰鸣声逐渐由远而近。〕

珉仙人：下手地点，不还是在那个悬崖那里吗？

静仙人：是啊，那儿是最合适不过的吧。嘿——！（与他运气的喊声同一时刻，传来了猛烈的爆炸声，立刻火光闪闪，黑烟冉冉升起。飞机凄惨地撞在悬崖上，几十名机上人员和乘客均遭惨死）

珉仙人：来吧，尽快把那两个人的躯体找出来……，稍一迟缓，就会象上次那个童子那样被烧焦，再让它复原也就要大费周折啦。

静仙人：那好，这就去吧。（静仙人从岩石上飞身跳了下来。接着，二人翻身跨上拐杖，向发生惨案的现场飘然飞去。舞台空场片刻。又响起了何仙人叮当叮当锻剑的声音。声音刚落，何仙人走了出来。一只黄色大蝴蝶在飞翔着）

何仙人：嘿！（向蝴蝶砍去。蝴蝶被砍成两半，向各自不同的方向飞去。何仙人得意地瞧着远去的蝴蝶）呀！（这次是向着自己的脖颈砍来。然后怯生生地去摸自己的脑袋，由于依旧安然无恙地连在脖颈上，便无精打采地离开去了）〔这时，细谷中尉和陶童子一起走了出来。两人手里提着篮子，里面装着草和矿石。细谷穿着军服，头上与陶童子一样，都梳着两个抓髻，象在司马光打破水缸的面上，大家所熟悉的童子那样，留着少部分头发，梳着两边打抓髻的发型。〕

细 谷：唉呀，老夫子们都出去了吗？！

陶：唉，蟾洲的张仙人又邀请今天下午比赛，一定是到那里去了吧。

细 谷：一年到头，总是下围棋不觉得厌烦吗？

陶：可是，再也没别的事可做，也是出于无奈呀！据说在围棋方面，几乎所有的路数、招数都快下遍了。但是，要和其它游戏比较起来，围棋是很复杂的，因此，才不那么感觉厌烦的吧。

细 谷：是吗，围棋、象棋我都一窍不通。在战场上也没能学会，并且，也不想玩它。

陶：哈哈，细谷先生，你现在虽然这么说，一旦对生活感到无聊起来，到头来你也要玩围棋的！

细 谷：真那样的吗？

陶：一点都不会错的。现在，老夫子们在一心一意制药，让我们找些珍奇的草棵、矿石，这儿的草和矿石很快就会找遍的。

细 谷：是吗？

陶：当然喽，这种类型的草和矿石，看上去象是很多，实际上是有数的，再过二百年，也就全会用净的。

细 谷：二百年？

陶：唉，也不过二百年呐！

细 谷：你怎么说不过是二百年？

陶：你这位先生真不开窍。你是吃过仙药，已经成了仙的。进入仙界不是快十年了吗？

细 谷：好象只过了二十分钟哪。

陶：是的，当初我也是那样的。别看我这副模样，我是汉武帝时代出生的呀。

细 谷：啊！

陶：你知道汉武帝是什么时代的人物吗？不知道吧？

细 谷：提起东洋史我就头痛，说不太好，是一千年以前吗？
陶：亏你猜得出！是它的两倍，两千年呐！
细 谷：嗨！你两千年前就出生了！哎呀，真了不起！
陶：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。因为，我们都是长生不老的啊。
细 谷：长生不老？噢，是那样的呀？！
陶：看来，你对长生不老还没有真实地感觉到哩。
细 谷：简直感觉不出来。
陶：这也不奇怪。当初，我刚来到 这里的时候，对于永久生存，长生不老这些说法也是莫名其妙的。可是，一天一天地活了两千年之后，这才模模糊糊体会到了长生不老的滋味。
细 谷：这可是太好了。
陶：恰恰相反，实际上我是很讨厌这样活下去的……
细 谷：是吗，会是真心话吗？
陶：毫无疑问。你逐渐也会体会到的。不过，在那之前，你大概也要下起围棋来呢。
细 谷：是吗？
陶：如果再过二百年的话。不过，但愿在那之前，老夫子们给我们制造出仙人也能死的药也就好了。
细 谷：仙人也能死的药？
陶：对，这儿正煎着的就是这种药。这些草和矿石就是这种药的原料呀。
细 谷：这真太出乎意料啦！这里所有的一切努力，都是为了要去死的呀？！
陶：嗯？你说什么？你的话太古怪呀。下界的人们不是千方百计为活下去而不遗余力吗？！
细 谷：不然。我是军人，接受的教诲是：“武士道乃寻求死得其所之道也。”为了死，我一直在进行着精神修养

呐。

陶：哎呀呀，你的话多离奇呀。我在下界的时候，以当时的皇帝为首，所有的人都在想方设法企图弄到仙丹灵药，希望长生不老的呀。

细谷：是吗？虽然我一直在修养，但是，要决心去死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陶：活过两千年以后，这种决心自然而然就会有的。

细谷：唔，是真的吗？

这时，土井和本田走近前来。

本田：哎呀，太好了，这里有人！

土井：（在异常的情况下也忘不了装腔作势）哎呀，那位不是日本军人吗？

本田：请问——

细谷：什么事儿？

本田：真是难得！你是日本人吧。

细谷：正是。（由于对方死死地盯着自己）啊，我这头是有些特别，这是主人的意旨。

本田：这且不去管它，请问，离这儿最近的城市在什么地方呢？

细谷：这个……，在哪儿我也不知道。你知道吗？

陶：是啊，也许是在雯昊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和城市是一点儿缘分也没有的。

本田：可是，象粮食等项物品是从哪里弄来的呢？

陶：粮食吗？

本田：是啊。

陶：（伸出手指）从这里。

本田：唉？

陶：就是气啊。

细谷：他说的就是空气。就是说，餐霞饮气。

本田：请不要开玩笑。我们急得很呢！

土井：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吧。刚才在那个方向不是传出一声巨响吗，我们坐的飞机遇难了。在云雾中，不知什么原因雷达一下子失灵了，飞机毫无目标地飞来飞去，最终撞到绝壁上了。

本田：可是，也许是神佛保佑吧，只有我们两人被抛到柔软的草地上，身上没损伤一根毫毛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二十分钟以前，我们苏醒过来，才走到这儿来的。

土井：可怜其余二十三名机上人员全都惨死了，甚至连尸体都烧得一无所有了。

〔这时，陶对细谷打了耳语，细谷最初有些迷惑不解，马上便心领神会了。〕

本田：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尽快赶到目的地，我们心急如焚呐。

细谷：是去印度的吧！

本田：是的，原定今天到达加尔各达。

细谷：是喽，是去搞独立运动的吧。

本田：不，印度已经在去年独立啦。我的目的地是苏黎世、瑞士。我就是本田，是以工人代表的身分出席会议的，可能你们在报纸上已经看到了吧。参加这次工人会议，我是得到官方特别许可的。今天会议已经开始了，后天以前，无论如何也必须赶到那里。

细谷：（对土井）你也是去瑞士的吗？

土井：不，我是去哥本哈根。本月十日召开世界性药物会议，学会要我务必参加……。这是我的名片，请多关照。（拿出名片，上面写着西洋文字）

细谷：土井为雄。啊，您是土井先生哇！

土井：真对不起，我这次只带了西洋文字的名片。我在大学药学教研室工作。

细 谷：是帝国大学吧？

土 井：你好像是知道哇。可是，战争结束以后，就不叫帝国大学了。

细 谷：唉？战争，那场大东亚战争结束了？这是真的吗？啊？！

土 井：是的。连大东亚战争这种讲法都已过时了，现在叫太平洋战争啦。哈哈。

本 田：你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不过，生活在这样的深山沟里，那也是难怪的。

土 井：你为什么会住在这样的地方呢？

细 谷：我的遭遇也和你们完全一样。当初，我在进行侦察飞行时，突然钻进了雾层里，飞机不由自主地来回盘旋，最终撞到岩壁上，发动机起火，机身烧毁了。当时，我也被烧死了。

本 田：嗯？烧死了？！

细 谷：是的。多亏珉先生和静先生施展仙术，才使我恢复了原来的躯体。

本 田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

陶：你们也不例外呀，是那两位老夫子特地把你们用仙术召唤来的……

土 井：仙术？仙术是什么意思？

陶：仙人的法术呗！

细 谷：也就是仙人的神通力量。

〔本田和土井窃窃私语之后，气哼哼地走来走去。这时，何仙人持剑匆匆出现。

何仙人：哈哈，这一回才真叫锋利啦！来吧，不论是谁，我都可以给他砍下来。你，这回我把你给开了吧！（抓住本田）

本 田：什么，要开除？原来你是资本家啊。（一看见手里的剑）你要干什么？你是个暴力主义者呀，这不行，使用暴力

绝对不行！告诉你，不行就是不行！

何仙人：随你怎么说吧，我是要试试剑。这次一定能砍掉，没问题。嘿！（朝着要逃走的本田，从肩头斜砍下去。土井惊叫一声，却安然无恙）怎么搞的，又失败了！还是不中用啊。再重新锻造一次！（他根本不向众人看一眼，两眼紧盯着宝剑离去）

陶：你瞧，怎么样！现在清醒了吧。正如我所想到的，你们已经被灌进了长生不老的仙药啦，已经变成了仙人。所以，用刀也是砍不死的，不吃不喝也不会饿；老婆孩子也就都不需要啦。

土井：那么，请问，究竟为什么非要把我们拉到仙人当中来呢？

陶：这一点嘛我也不知道。大概静、珉二位老夫子另有什么想法吧！

本田：那么，土井先生，咱们还是先下到山麓去吧。

土井：那也好吧。（二人开始走下）

陶：那条路是行不通的哟！

本田：刚才我一直在听他讲话，这孩子真是太狂妄了。再这样，我可是不答应的！

二人嘟嘟哝哝地走下。

陶：至多不超过三分钟，他们就得返回来。哈哈哈。

细谷：战争已经结束了呀，原来是这样啊！

陶：这对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细谷：实际上，在今天看来，我真想发问，发动战争究竟是要干什么？……真是一笔糊涂账啊。这也许是因为吃了仙丹的缘故吧？！

陶：这可能是对的，因为你更明智了嘛！

细谷：是吗？（起身站到岩石上，一边眺望着远处连绵不绝的群山峰峦，一边做深呼吸，然后长啸一声。这也就是仙人

的吐纳功夫。)

陶：看样子你很快活哩。

细 谷：哪里，这玩意儿当兵的时候就常做过，这和练习号令没多大差别。

陶：你是说，军队生活也跟仙人有相同之处吗？

细 谷：是啊，从脱离人世这一点上，那是一样的……

〔这时，弗拉敏戈飞来。〕

弗拉敏戈：请问，这儿是静老夫子和珉老夫子的府上吗？

陶：是呀。

弗拉敏戈：我是仙桥高夫子的使者。

陶：嗨，高老夫子真是个好事的人呐。他怎么会用你这样古怪的使者呢？

弗拉敏戈：哟，说话一点儿都不检点。我叫弗拉敏戈，请问你叫……

陶：名字不是主要的，我是说你长的样子。仙人的仙鹤向来都是白色的嘛，瞧你！

弗拉敏戈：哈哈，高老夫子呀，就是喜欢我这个粉红色啊！他说，白仙鹤到处都有，实在没意思。

陶：看你那张嘴，弯曲得太难看啦。

弗拉敏戈：要啄尼罗河里的小鱼，非它还不行呐。

陶：你不是说居住在仙桥吗？怎么又提起尼罗河呢？

弗拉敏戈：那有什么办法呀，我从唐玄宗皇帝的宫院里逃出来，在飞往非洲途中，被高老夫子抓住了呀。

陶：噢！唐玄宗皇帝的时候，你就生活在他的宫院里吗？

弗拉敏戈：就是的。从遥远的波斯国，我被作为进贡的礼品，奉献给了玄宗皇帝。可是，（一往情深地）那时我在故乡已经有了知心的情人，所以，无论如何也想跟他见一面——

陶：嘿，真看不出你是那么多情。

弗拉敏戈：随你怎么说吧。我朝思暮想，思恋的不得了，后来就佯装有病，足有半个月滴水未进呐。一天一天，总是单腿伫立着。平时，为了让我在宫院里自由行动，总要剪掉我翅膀上的长羽毛，可是由于患病也就不剪了。于是，我就一心等待着羽毛丰满起来能长途飞翔的一天的到来。一天，我终于顺利地逃了出来，途中，好不容易才摆脱了鸷鸟和鸢鹰的追逐，终于飞到了国境上的仙桥上空……

陶：被好事的高老夫子发现了，是吧？

弗拉敏戈：就是那么多灾多难呐。被他一把抓住，强往嘴里给塞进了仙丹，从那瞬间开始，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，只有寿命竟延长了一千多年。即便现在回到非洲，我心上的人也早已变成朽骨了。

陶：是啊，你的心上人，早在千年以前就已经离开人世了哇。

细 谷：陶君，别净讲那些凄凉事情吧。既然是使者，就该问问她有何事情嘛。

陶：你说的倒也在理啊。不过，象这样离奇的使者，二百年才能见到一次呀。所以，互相少聊聊天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

弗拉敏戈：这话说的真对！能这样敞怀畅谈的机会真是太少了。完全看得出，你的嘴虽然刻薄一点儿，可心眼好。

陶：你这样说，我丝毫也不觉得那是恭维话。

弗拉敏戈：哎呀呀，这可糟啦！

陶：你怎么啦？

弗拉敏戈：唉，没什么！

陶：真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！

弗拉敏戈：嗨嗨，还是不行啊！

细 谷：你觉得不舒服吗？